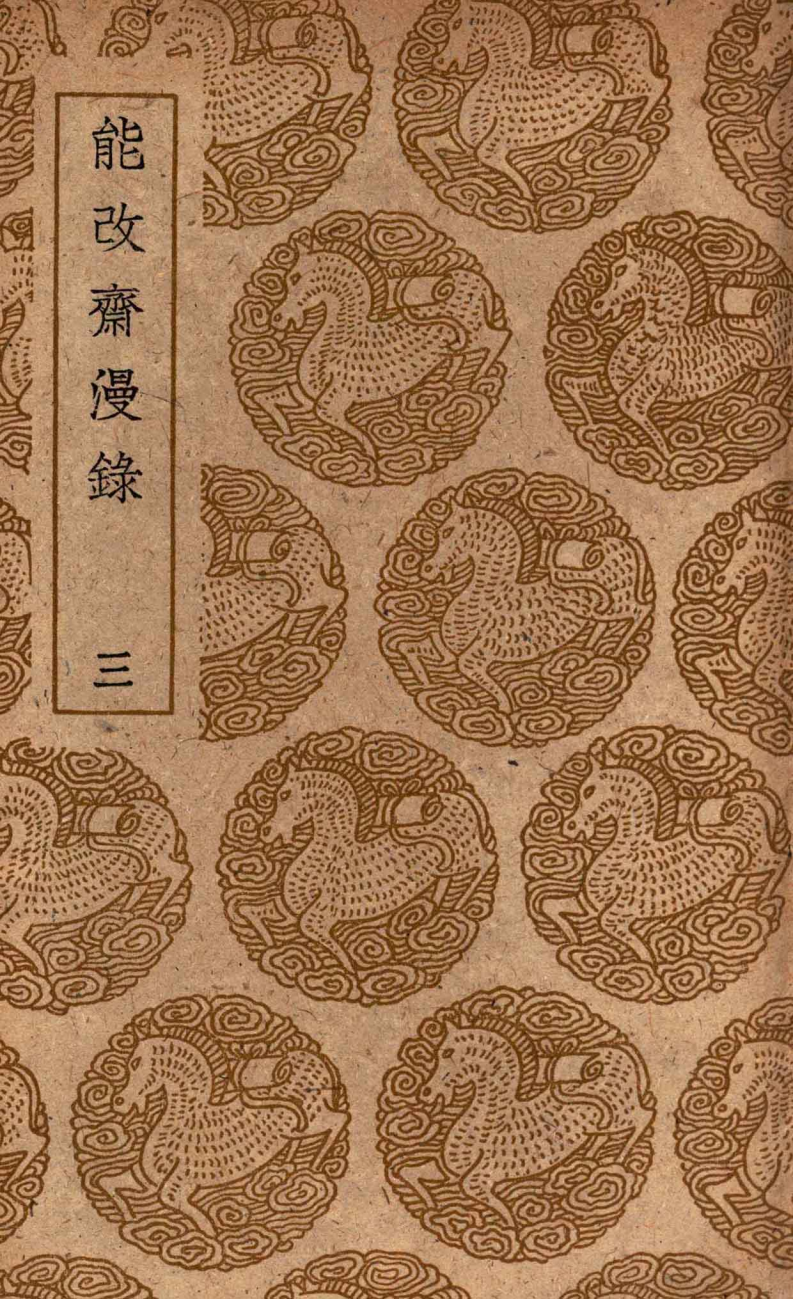


能改齋漫錄

三





錄漫齋改能

(三)

撰 曾 吳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能改齋漫錄

三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吳

曾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能改齋漫錄拾遺

佚文

卷一事始

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

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蘆浦筆記卷一

卷六事實

牛鳴盎中雉登木

東坡聽賢師琴詩。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錢氏鈔本載禁酒國條下。

卷七事實

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能改齋漫錄拾遺

錢本載
婆集條下

卷八沿襲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限。乃悟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之句。錢本載未臘山梅樹花條下。按卷七事實類有花照眼一條，視此大意略同，惟少春心二句。

卷十七樂府

陳虛中守臨川作

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
洪覺範長短句

洪覺範嘗爲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新筍，纖纖工染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曉，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時撚梨花嘯嗅。以上兩條守山閣叢書本載卷十七作詞以弔楊謝條下。

脫文

卷二事始

俗語踏跋

聚珍板本跋作跋

人足兩頭點土，中心虛懸。補入爲韻語曰：下○案人足、聚珍版本誤足人。

增穀價

觀察使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其抑價坦曰宜歛

補入盧坦爲宜歛下案錢氏鈔本不缺

卷四辨誤

國璽

石閔殺公侯卿校萬餘人奔襄國而史言璽在襄國惟

補入而祇在襄國下○案錢本殺字下多胡人二字

謹案是錄據卷首提要稱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抄出原闕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云云舊藏錢遵王述古堂寫本殘帙所闕乃卷二及卷十七與提要所載小異此本卷二共九十則卽割取卷一後半之文至卷十七從何卷析出惜錢本卷十已下全佚莫可證明守山閣叢書載有是錄因合三本互勘錢鈔本卷首多京鎰一序卷六卷七事實類多二條卷八沿襲類多一條叢書本卷十七樂府類多二條又據蘆浦筆記采錄事始類一條其有此本字句譌缺而錢鈔本叢書本不缺者此本旣未便改刻故別錄爲脫文均依類排比彙爲拾遺而以京序補弁簡端至叢書本雖祖四庫本而較此本多二則者以卷末錢熙祚跋尾考之蓋曾據臨嘯書屋刻本參校故有所增補云光緒甲午嘉平上澣大興傅以禮節之謹識

是錄舊刻第十一卷田承君記姚嗣宗詩條首脫六行劉莘老和王定國雪中絕句條首衍六行已據豐順丁氏所藏聚珍版原本校正改刻此外如卷五飲羽條墨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云云丁本墨子作門子考墨子旣無此文亦未見有書名門子者守山閣本又作闕子究不知孰者爲是卷六雲閣條玉戶金鋪云云二十七字與上文不接當係另是一條卷九鏡湖條或陸贄之或疑是又黃金瀨條有金牛出身奔壯云云身字現據錢抄本改聲字而奔壯二字仍恐有誤卷十二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條標題太皇下應有太后字條內高之門出太皇爲天下母太皇下亦應有太后二字今已意爲增入矣凡此諸條

譌脫顯然。皆以無所依據。不敢輒爲改益。汲古閣書目載有是書抄本十六冊。自注謂係從宋本抄出。原缺第二卷。焦弱侯藏本完全者。以第一卷後半僞作第二卷。當以此本爲正。云云。據毛氏所言。與錢鈔本合。而此刻及守山閣本蓋皆與焦本同也。惟毛氏書目既不標明卷數。又不云尾卷亦缺。豈毛本僅佚第二卷邪。倘毛本尙在天壤間。他日有見之者。能爲補刻尾卷。并藉以校正譌脫。使成善本。庶乎大快耳。特并誌於此。以當息壤。光緒甲午嘉平。會稽孫星華子宣識。

後序

家君年十有五。隨伯父入上庠。間關險阻。復歸隱撫之崇仁。牧耕蘿山之陽。且十年矣。屬以所著。被遇上知。獲齒仕版。久之不得調。紹興癸酉。始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入玉牒所爲檢討官。未幾。以祖母憂去職。旣免喪。而自放於舊隱。間謂復曰。予自少至壯。奔走四方。從賢士大夫遊。所得多矣。因循不省。旣老且死。則無以傳也。俾復執筆記之。凡二千餘條。以類相從。疏爲十八卷。號能改齋漫錄。用藏於家。紹興二十七年十月一日。男復謹序。

能改齋漫錄卷十三

記事

郎中知制誥

宋景文公帥真定時。漕使周浩郎中已罷。李維少卿方到。宋公往見。參狀稱運使郎中。李怒曰。我非郎中。辭不受。典賓以情懇。宋曰。沿襲前官之誤。願賜矜貸。公題一詩于狀後。以遺李。末句曰。若向西清遇榮顯。少卿只合作郎中。李詰其故。宋曰。國朝故事。無少卿知制誥者。若當制。卽少卿改授前行郎中。李愧謝之。

吳有方奏神宗宜檢視政事

熙寧七年早。神宗遣御藥吳有方詣集禧觀設醮。且諭以久旱。齋心致禱。庶有感應。汝宜前期檢視醮科。有方奏曰。臣固當檢視醮科。陛下亦宜檢視政事。帝不悅。翌日。帝笑曰。吾昨夜三復汝言。甚當。足見汝之用心。吾已修政事。答天戒。汝更宜爲吾嚴設。有方再拜往。庀事焉。

朝廷曰退宴遊曰歸

陸農師嘗言。禮記。朝廷曰退。宴遊曰歸。蓋在朝廷當以退爲心。在宴遊當以歸爲心。然公之立朝。終以此爲恨。

子衿在鄭詩之末

神宗御邇英閣。問近臣子衿之詩。何以在鄭詩之末。皆莫能對。帝曰。此無他。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衆再拜呼萬歲。

楊震急逐鶴去

徽宗在藩邸。楊震給侍左右。最爲周慎。嘗有雙鶴降于中庭。左右皆賀。震急逐去。曰。是鶴非鶴。又一日。芝生于寢閣。左右復稱慶。震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任彌篤。

大相國寺額

大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寺十絕之一。政和中。改爲宮。御書賜額。舊榜遂爲高麗使乞歸。其後復改爲寺。御書仍賜今額。

同時位太師

蔡元長語元度曰。弟骨相固佳。但背差薄。腰差細爾。元度笑曰。太師豈可有兩人。其後同時位太師者。公與童貫。鄭存道。凡三人。

眞宗親爲教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贊。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眞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甚善。吾當親爲教授。張耆等拜于庭下曰。實臣等之幸也。乃命張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崇勳。夏守贊爲學察。安守中團練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司戶受節度使節制

文潞公以使侍中留守西洛時。薛适以汾州司戶爲京西漕司帳官。往修謁。典賓請致參。薛怒謂曰。适是漕屬。有何統攝。典賓以告。移時。公出據坐。命典賓揖薛庭參。曰。京西帳幹與西京留守卽無統攝。然侍中是河東節度使汾州司戶。合受節制。遂贊謁六拜而退。

賜服帶

元豐官制。寄祿官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緋。皆准式佩魚。未至而賜服于衙內帶賜。今人爲文。尙仍舊制。云賜三品服。賜五品服。非也。又著令。侍郎直學士以上服御仙花金帶。人或誤指爲荔枝。近年賜帶者多。匠者務爲新巧。遂以御仙花枝葉稍繁。改鋸荔枝。而葉極省。非故事。然莫有以爲非者。

王子純免屠城而案生

樞密王公子純攻洮州。坐于城下。議欲屠城。忽牆圯。有二戎卒操刀嚮公。遽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飲乳于亡母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是年案生。

姚雄召故寨主子畢親禮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呼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官守邊寨。有將姚某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旣喪。無以自存。子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向記姚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

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問邪。嫗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嫗。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克寬畏僕郭福

宗室克寬。素不蓄財。惟喜繩索。人呼爲索子太尉。雖暑月裸袒。常腋挾二氈毬。身纏數鐵繩。稍醉。則以鐵繩傷人。家僕郭福。眇小無藝。然克寬常畏之。每在外被酒。擲弄鐵繩。郭福必詬叱使歸。克寬遂拱手還舍。莫測其故也。叔昌與克寬同宅。言之甚詳。必不誣也。

文正公願爲良醫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詞求禱曰。他時得位相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旣而嘆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願焉。無乃失于卑邪。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于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旣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林績毀張嗣宗妖術印

南劔尤溪林績。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術作符錄。自稱漢師君五十三代孫。率其徒

自龍虎山至。謂能卻禍邀福。百姓翕然以從。續視其印文曰。嘻。乃賊物耳。昔張道陵再傳至魯。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漢川。垂三十年。方敗于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印所以有陽平治都公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邪。于是收治之。聞于朝。毀印。而江左妖學遂息。

罷舍法卒如黃裳言

黃冕仲尚書。當徽宗之初。蔡元長議欲推行太學舍法于天下。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若遵祖宗舊章。以科舉取士。其後公私繁費。人不以爲便。罷之。卒如公言。

賜藏書閣名稽古

大觀三年九月乙丑御筆。比聞諸路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爲名。方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言。應已置閣處。可賜名稽古。

詔所在置教授

大觀四年八月詔。所在學生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教授二員。其不及八十人者。不置。以本州見任有出身官兼領。

復曾布蔣之奇資政學士

大觀四年十月聖旨。曾布蔣之奇。初雖異論。中閒曾開陳紹述。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

乞編皇宋政典

大觀四年十一月。尙書右僕射張商英奏。乞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奉聖旨依。

詔禁外製衣裝

大觀四年十二月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製之人。以戴羶笠子。著戰袍。繫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

禁淫哇聲

政和三年六月。尙書省言。今來已降新樂。其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研鼓十般舞之類。悉行禁止。

御賜酒名清醕

政和三年六月。鄭紳奏。以皇后弟許造酒。元名坤儀。欲乞別賜酒名。奉御筆。賜名清醕。

御筆宮觀寺院不得稱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以此改定。

奏禁止聖名字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

禁名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徐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蓋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況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頊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元祐間，文彥博之子守河陽，作堂以迎彥博之來，蘇軾名其堂曰德威，蓋取書德威惟畏之意。言者以謂德威惟畏乃堯事，不當以此名其堂。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更改。恭觀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筆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禁瀆侮混元皇帝名

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字伯陽及謚明，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

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政和八年詔：「有司使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閒于其中出論題。」

詔史記陸老子傳爲列傳首

政和八年詔：「史記老子傳，陸子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表，敍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詔學生添大小經及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

詔禁以天字稱

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禁約依奏

討論履制度

政和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絢履上飾也纓飾底也純緣也綦履帶也古者烏履各隨裳之色有赤烏白烏黑烏今履欲用黑革爲之其絢纓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奉聖旨依議定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爲樣制賣禮制局奏先議定履各隨服色緣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別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上減去一纓並稱履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纓純並稱履云

封羅漢作應真

政和八年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尚未加封爵可封作應真